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卷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

孟子集註大全卷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闕之可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胡老反○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

其同也周禮六節守邦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朱子曰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名皆以右取之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南軒張氏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雲峯胡氏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

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平聲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譏之然夫子亦目以惠人豈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朱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規模○慶源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人者小又曰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

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音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朱子曰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雙峯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了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音昏）人為（去聲）之辟之辟（周禮天官閽人掌王

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内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閽人主晨昏啓閉闢闢開左右行者

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朱子曰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己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人知己出然後為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蜀志諸葛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問孔子以子産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朱子曰孔子之言適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産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不免有所遺矣況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産相鄭能使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耶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爾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皆有所養而微至於次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强為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

之私萌而不可揜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莫角反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音患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

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音乂之而已矣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音咨衰音催三月儀禮喪服篇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

畿内之民皆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為君方喪三年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雙峯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絶尚且為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匹妙反掠音畧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

其歸也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慶源輔氏曰導之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為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雙峯饒氏曰諫是開邪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音固欒盈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名黶娶于范宣子生懷子名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先是十四年欒黶强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老家臣之長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証其有此宣子使城著晉邑名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之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潘興嗣豫章人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上聲然也蓋聖賢

之別必列反如此新安陳氏曰論語集註釋孔子對定公之語末一說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之意似然聖言含蓄不露此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亦是述記檀弓篇子思答魯穆公問禮為舊君反服之意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去聲齊王深言報施詩智反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上聲下同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朱子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

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聞為人君者茍知此義念夫感應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己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若夫在為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西山真氏曰孔孟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己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平聲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南軒張氏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從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北風上為威虐下相攜而去之攜手同行又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慶源輔氏曰可以去而去者在時宜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遯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平聲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

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學其機如此之說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上聲宜豈為是哉程子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潛室陳氏曰程門以為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

己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行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然大人者義理周徧融通故不為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雙峯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為上大人對小人而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正是相對說○雲峯胡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似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

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慶源輔氏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性才本於氣賢則兼有才德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絶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寕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

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集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為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

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朱子曰横渠先生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雙峯饒氏曰凡人既不肯為惡則必勇於為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先有守而後有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耶朱子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毁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毁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姦慝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黙也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爲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爲之凖此不爲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荅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弑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姦

此賊仁義之甚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龜山楊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明孔子之意○南軒張氏曰君子不必夫信果獨精吾義焉耳義精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

明之以必為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獘○雙峯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雲峯胡氏曰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而極其大也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二句正相拗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

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雙峯饒氏曰赤子如飢要乳便是欲但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新安陳氏曰常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人不誘於私欲而擴充其本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上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記檀弓上子思

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王德脩云親聞和靖說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朱子曰亦說得好○雙峯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新安陳氏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趙岐註云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按此則以為字訓當字非擔當之當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朱子曰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音扶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上聲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

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新安陳氏曰有安排布置便是勉強而非自然之得然後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說深造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程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朱子曰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能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道是進為之方此是趨岐之說蓋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造方法去深造之也以

道是功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滚滚地出來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則易竭矣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个只在自得上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此○問學是理而得之於身不可以强探力取也必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以其

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無不湊着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原頭處自家靠著他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問程子之說如何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麼○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

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優而游之厭而飫之全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久理與心融物與性合然後可以有得若有一毫急迫之意便是私己與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得到自得田地○潛室陳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以下皆為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原此豈我帶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耳○雙峯饒氏曰道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徽庵程氏曰君子之學以自得為貴然有自得之工夫有自得之效驗深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效驗有所未至必工夫有所未盡也○雲峯胡氏曰非有

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優游厭飫是勿助○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證己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己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己自得而後為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之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朱子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鈎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果嘗不喜揚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

也承上文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蓋互相發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峯饒氏曰誇多說博學闘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闘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物事未會融時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為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新安陳氏曰輔氏謂上章以行言竊謂亦兼知與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音佩頊殊新安陳氏曰一則不能服人人者對己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非向背頊殊乎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

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雲峯胡氏曰以德服人蓋對上文以力服人而言謂王者之服人異乎霸者之服人如子禽疑夫子得聞國政有以求之而子貢答以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耳○新安倪氏曰按孟子二章皆以王霸對言前章公私之分在力與德字以力服人者挾力以行私而反乎公者也曰德則其理純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字以善服人者認善以為己私而害乎公者也曰養則其心純乎公矣○東陽許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

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媢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横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為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新安陳氏曰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皆無深意味不如闕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聲

亟數（音朔）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徐子即徐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舍一讀如字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源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不舍晝夜）而漸進（盈科後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去聲）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

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水以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音干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

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聲聞名譽

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更就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强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

以明之盖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如何爾理固無盡也又曰達者有本謂質直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汪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雙峯饒氏曰論孟二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㫖川上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

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他歷反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皆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

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西山真氏曰人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無異於禽獸矣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也○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形甸反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

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上聲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張子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以為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朱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與為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

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猶為未盡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西山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雙峯饒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雲峯胡氏曰庶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為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而自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見之也君

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必學知焉不能安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之之君子事也而知未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君子知此而存之不知與知意了然矣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知以覺於心言存以存於心言行以行於身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即尹氏此言推之則行仁義豈非存之者能之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平聲儀狄而絶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慶源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朱子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湯只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雙峯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

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又曰望道而未之見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未見其純而不已如是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去聲下同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

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朱子曰泄通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意○慶源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雙峯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通仁之至言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讀此一篇使人心惕

然而常存也○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潛室陳氏曰斟酌三王之事而損益之猶孔子之集大成○雙峯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形甸反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雲峯胡氏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

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輔氏以為周公皇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學者茍能深體而黙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目之間矣

說常存不死四字意與集註異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慶源輔氏曰集註恐人執孟子之言而疑聖人於道互有得失故發明如此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詩王黍離註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新安陳氏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儕為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朱子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

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新安陳氏曰必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序文錯雜也雜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慶源輔氏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載朱兜共鯀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耻及一有小善則佔佔自喜以為莫已若者亦可哀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丁亂反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南軒張氏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

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蔡氏曰其義蒙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孔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王者之義而定二百四十二年之邪正所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夫春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畧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雙峯饒氏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某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謙之辭○汪氏曰史不止於晉楚五霸不止於桓文孟子唯及此者晉楚為列國之大者桓文為五霸之盛者也

○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

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雙峯饒氏曰此亦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新安陳氏曰好辯章述羣聖事而繼以孔子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羣聖事不及易詩書禮樂者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也○東陽許氏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

一世斬絶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絶也楊氏曰四世而緦音思服之窮也五世袒音但免音問殺所介反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記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四世而緦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復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着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之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項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共高祖者為三從兄弟相為服緦麻服制至此窮也共高

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冠為之袒裼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殺也共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 服窮則殺而竭不變吉可也引此以證五世而斬

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南軒張氏曰五世大概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慶源輔氏曰流風以風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 慶源輔氏曰孟子又言私淑艾而他無所見故疑是方言 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

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内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雙峯饒氏曰私淑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者天下所公共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耳○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方順○此又承上

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章答好辯章明言以己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叙羣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章章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蓋如是夫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

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雙峯饒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新安陳氏曰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之太過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問可以取可以無取程子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便傷廉矣曰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惠○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

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傷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與而輕死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

復研幾於審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決辭○新安陳氏曰此章三節作看似乎說審察之傷廉所以警中人以下之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逄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逄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初患反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左傳襄公四年羿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於窮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楚宜反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矢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釋二人名中之字）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音鐸）庚公必不害己小人庚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也扣輪出鏃令（平聲）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庚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

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使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庚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南軒張氏曰使蒙為夏廷之臣羿篡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雲峯胡氏曰此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泚○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去聲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去聲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南軒張氏曰齊桓一執陳轅濤塗而春秋書曰齊人蓋夷狄之也其近於蒙不潔者歟秦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秦誓於書以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齊沐者歟一自污而喪其美一自新而洗其惡勸戒彰矣○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

言此所以戒人畏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齋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事上帝言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聳然而作○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形甸反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去聲見如字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

者必有驗於人也荀子性惡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人事有迹而易見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人久反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朱子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卻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故集註下箇跡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惟智者是知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已○南軒張氏曰故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

為之曰鑿鑿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也蓋以私智為智而非所謂智也○慶源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跡而易見如人性之仁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為怵惕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潛室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跡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搏之使過顙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雙峯饒氏曰就故說性亦要就跡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下便順就逆者言不得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不是自然了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去聲之性而不為害也

朱子曰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慶源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雲峯胡氏曰孟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為之使然者也

○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人性故仍以禹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久年

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新唐書歷志治歷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歷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歷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歷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

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最初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程子曰此章專為去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朱子曰此章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如荀言性惡揚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只是橫說如此到底說不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即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茍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歷家自今日推筭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

天與星辰間或躔度少有差錯久久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雙峯饒氏曰行字當音杭詩云殊異乎公行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為氏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畧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歴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音利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言諸侯者謂畿内王子母弟稱諸侯者

歴更平聲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歴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

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朱子曰孟子鄙王驩

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衆人為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問陳司敗譏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簡已孟子辨之甚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言曰禮也足矣無己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又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南軒張氏曰衆與之言以其嬖於君而諂之也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為榮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

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問我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朱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慶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雙峯饒氏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

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外也

愛仁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横去聲下同

横逆謂强暴不順理也物事也慶源輔氏曰强暴横也不順理逆也○雙峯饒氏曰集註云强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横是横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新安陳氏曰横逆者愛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新安陳氏

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卽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校音教○南軒張氏曰雖非所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横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為妄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趙氏曰集註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强便是苟且也○新安陳氏曰存心照應前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而盡故無後憂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固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問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修

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為高恐其無修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墮之域矣○新安陳氏曰前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末曰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為與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矣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豈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所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為舜亦不外此仁禮也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之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形甸反前篇 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朱子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箇緩急若只是泛泛底水未便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覆都君父危急之災也只

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雙峯饒氏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顔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己之樂

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在言之也救民者修己之驗修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

有是本則有是驗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大本之中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時中之中

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曰任顏子居陋巷故曰地亦能憂禹

稷之憂也慶源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無所倚此其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然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應有可怒之事感則怒心便應如進則便須救民退則便須修己皆吾大本中自然之理無或過無或不及各盡其道此其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如是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户可也

喻顔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上聲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程子曰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為中如居陋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顔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南軒張氏曰顔子未見其施為遽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顔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為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

之闕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鬬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所謂聖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萬殊也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者所謂萬殊一本吾道一以貫之也又曰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以語默云為達道也皆時中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雙峯饒氏曰章子得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

也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又必正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新安陳氏曰此屬字即天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配字對屬字　但為身不

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去聲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慶源輔氏曰至公則無私蔽於己至仁則不忍苛責於人○新安陳氏曰不徇衆見至公也不輕與絕至仁也楊氏曰章子之行去聲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朱子曰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所為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

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絶耳後世因孟子不絶之則又欲盡雪章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雙峯饒氏曰章資質自好但無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必教他回父之意未必止於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絶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賊恩而將至於離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聖賢自有成規幾諫之章内則與幾諫相表裏之言皆是也舜事瞽瞍能致底豫特患不

能如舜耳若章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於已亦將以感動於父子不安而父安焉其執拗亦可想矣章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宜不能回之於後惜無以考其終何如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去聲)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仕於衛)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死難去聲○慶源輔氏曰子思雖無死難之事然寇至不去有死難之理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去聲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

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冠至而去之冠退而反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瞷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瞷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新安陳氏曰孟子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

與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善本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其性常人每汨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絶耳堯舜與人同之説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説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使儲子再問難孟子必傾倒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

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力智反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

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南軒張氏曰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妻妾知其可賤而已不知為欲所蔽故耳○勉齋黃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務為卑諂無所不至摇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憂窮蹙志氣萎然甘於不勝其小既

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㖫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墦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末俗之箴砭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卷九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劉　垠

孟子集註大全卷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敷救反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去聲下同天而泣也事見形甸反虞書大禹謨

篇書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惟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新安陳氏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怨非怨親怨己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新安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以為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恝然無愁也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

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去聲之以觀其內觀其齊家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觀其治外○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外舜居溈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

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雙峯饒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以天子二女來處頑嚚傲之間看他如何處置二女和則是處置得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若處之得其道亦自安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藏淯人之類又言一年所居成聚廣雅云聚居也音慈喻反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去聲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雲峯胡氏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譬喻最形容得舜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為怨慕迫切之甚可知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

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

可以不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釋人少至熱中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釋終身慕父母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楚辭九歌大司命篇慫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慫息拱反○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顧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

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為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已樂音洛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慶源輔氏曰心纔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為人倫之至也

○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雙峯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新安陳氏曰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汩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言此是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

讎怨也舜父頑母嚚音銀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東陽許氏曰懟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為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讎怨父母之心舜固非懟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處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如字曰妻去聲下同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慶源輔氏

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瞽瞍不聽也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理法當然而牽於私不肯然者則官司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補全之捐去上聲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時掌反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音汗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音孔出匿空隱匿之孔穴也舜既深入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盖盖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樹尹反也戈戟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干櫓之屬禮圖云今之三鋒戟也

内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通鑑外紀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象欲丁聊反之詩琱弓漆赤弓尚書彤弓是也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宫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葢既出即潛歸其宫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宫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

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程子曰萬章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南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為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為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為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為喜則在我

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慶源輔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肆人欲以絕兄弟之情者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順天理以見兄弟之情者也象之人欲雖熾舜之天理常存卒之象不格姦而源源以來則舜之天理化其人欲而消之矣○西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蔕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猜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雙峯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辨下章咸丘蒙之問孟子却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為天子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說象與瞽瞍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

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音舒之貌洋洋則

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古况反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不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回人倫之變矣不格姦底豫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

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

流徙也共音恭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毗至反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部鄙反族治水無功新安倪氏曰方命圮族見書堯典篇方命者逆上命而不行也圮敗族類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趙氏曰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為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燉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朐

山縣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漢書顏師古註云有庳在零陵今鼻亭是也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雙峯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上聲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音潮下同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新安陳氏曰以此之謂也四字觀之知其為古書之辭而孟子引

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形甸反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朱子曰封之有庳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如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南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在生民周公為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為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蹙頞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之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形甸反於舜典盖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静也八音金

石絲竹匏蒲交反土革木新安倪氏曰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竽也土塤也革皷也木柷敔也樂器之音也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為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為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獄訟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雙峯饒氏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為之斬衰期年之服諸侯薨國內百姓為之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今也百姓為之三年至於四海雖無服亦遏密八音不作樂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

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去聲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上聲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

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朱子曰逆是前去追迎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却是硬捉他來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深淺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横於胷次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慶源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意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意也意是已意志是詩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萬章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己之理夫舜既爲天子則瞽瞍實爲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爲尊親養親之

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歎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蔡氏曰敬其子之職事也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

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南軒張氏曰古之君有受教於臣以成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雲峯胡氏曰如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荅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如字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

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力呈反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

白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示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固天也至於朝覲訟獄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以人證天天與人一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

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宫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治相並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新安倪氏曰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

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有我之所得為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則是私意之所為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天下而薦之天耳而舜之卒有天下者天實為之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舜之相堯歷年如是之久其薦於天暴於民者如是其著此乃天也堯崩舜率天下而服堯之喪堯喪既除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不敢以已為天子而聽天所命也朝覲訟獄謳歌者皆相率而歸有不容舍焉夫然後歸而踐位而從容於天人之際蓋如此然則舜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玩此章則聖人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殆可得而究矣○新安陳氏曰太書作泰皐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既無民之形體故其視聽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即天之所命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南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益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

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盖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朱子曰天如君命如命令君命人去做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命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而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南軒張氏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發明天人之際深矣雖然人君爲不善而天命去之則是有所爲而致也獨不可言天與命歟盖孟子嘗論之矣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

也蓋知堯舜禹益之事天理之全而命之正也若夫為不善以及於亂亡則是自絕乎天以過其命不得謂之得其正矣○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别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

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媿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

故孟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

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初宜反長上聲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音怪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苂治也說文云芟師銜反草也蓋斬絶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朱子曰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周不有天下豈益伊周孔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靡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耳。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

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耻之而謂益為之乎是其說也奈何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避去也其心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耳論者紐於利害權謀之習而妄意聖賢之心蓋以曹操不肯釋兵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宜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丕屢表陳遜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耻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南軒張氏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以證反）臣負鼎俎以滋味說（音稅）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己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

○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盖庖人之類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趙氏曰今司州郃陽縣 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謡舜皐之歌之類書如二典三謨是也必如此解此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句方實

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龜山楊氏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禄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於其義而已與之嘗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大者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朱子曰道義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抱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徳之全耳○雙峯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亘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

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畆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户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泳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果何足以累其心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畆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朱子曰或謂飢食渴飲耕田鑿井便是樂堯舜之道此皆不實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卻不是泛說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去聲寐者而使之寤也

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通作與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朱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至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及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云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覺字極為全

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盖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

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着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盖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

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

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

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辱已實由於枉已不可以為未甚

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遠謂隱遁與遯同也

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字如
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慶源輔氏曰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不同而在潔其身則同潔身不使其身汙辱於不義也身為萬事之本使尹以割烹要湯則汙其身甚矣本既不正事無可為而謂尹為之乎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
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
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

意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脉相似故集註引以為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牧宮桀宮也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南軒張氏曰桀為不道伊尹則相湯始於亳而往征之然則其伐夏也奉天討有罪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苟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揜覆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音羊醫也新安倪氏曰周禮天官有瘍醫瘍瘡癰也侍人奄音掩與閹同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顔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丁亂反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聲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朱子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剛決果斷。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

之合一者也○新安陳氏曰上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以禮亦義所當進義可以該禮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音洛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式亮反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雙峯饒氏曰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做天子禮有司馬司城○新安倪氏曰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去聲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

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新安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為陳侯周臣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去聲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慶源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曰有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當阨主司城貞子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音潮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呂氏曰辭

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辭之也○南軒張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為人臣者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新安陳氏曰呂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不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益惟合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慊於禮義矣不得奚傷哉安於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是

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去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産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去聲取虞宫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力呈反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宫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虢邑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

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輔車牙車也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趙氏曰虞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虢在漢河南郡滎陽縣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新安陳氏曰成其君成就其君之霸業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為之如百里奚為去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扶晚反牛而牛肥使

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肥飯猶食之也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待洛反聖賢也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二人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

荆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南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甚者敢誣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侍人百里奚自鬻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人之心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辨之哉

孟子集註大全卷九